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
第一回 毗陵驛寶玉返藍田 瀟湘館絳珠還合浦

話說前《紅樓夢》一書，開卷便說甄子弟未能努力於身，愧負天恩祖德，回憶少年時候只在婦女中廝混，虛擲光陰，又閱歷了盛衰離合，就閨閣中幾個裙釵倒有一番不可及的光景。故請曹雪芹先生編出一百二十回奇文，將自己悔恨告人，就遍傳這個十二釵，使千載如聞如見，歸總只在一個情字。書中假假真真，寓言不少，無論寶玉本非真名，即黛玉、寶釵亦多借影，其餘自元春、賈母以下一概可知。至全書以寶玉、黛玉為主，轉將兩人拆開，令人怨恨萬端。正如地缺天傾，女媧難補。正是寶玉主意，央及曹雪芹編此奇文，壓倒古來情宅，順便迴護了自己逃走一節，不得已將兩個拐騙的僧道也說做仙佛一流。豈知他兩個作合成雙，夫榮妻貴，寶釵反做其次。直到曹雪芹全書脫稿，寶釵評論起來說：「你兩人享盡榮華，反使千秋萬古之人為你兩人傷心墜淚，於心何安！」於是寶玉再請曹雪芹另編出《後紅樓夢》，將死生離合一段真情，一字字直敘。

雪芹亦義不容辭，此《後紅樓夢》之所為續編也。雪芹應承了寶玉，回到書房。是夜夢游至一所天宮，一字兒排著，一邊是離恨天，一邊是補恨天，都有玉榜金字。便有使女引他進去。

雪芹問知兩邊仙府係屬焦仲卿、蘭芝掌管，卻住在兩宮之中。大抵的是有離必補的因果。雪芹到了殿上，拜謁了蘭芝夫人。蘭芝便道：「焦卿赴會去了，請先生來卻有一番囑咐。從前愚夫婦死別生離，人間都曉得。到了同證仙果，卻虧了近日一位名公譜出一部《碧落緣樂府》，世上方得知。而今賈寶玉、林黛玉一事，先生編出《紅樓夢》一書，真個的言情第一，已經藏在離恨天宮。現在要編後書，也是補恨天必收的冊府。但是他回生一節，我有同難相濟的苦心，也須替我傳出。從前我在離恨天望見一道怨氣，尋出根由，便知黛玉、晴雯之死。恰好焦卿在南海菩薩處回來，知道史太君要重興兩府，求准菩薩，令他補恨回陽。喜有練容金魚，真身未壞，卻有妖僧魔阻，須守時辰。便將黛玉、晴雯之魂交付史太君，帶在宗祠守候。囑我注名補恨，並在離恨冊五兒名下借生。晴雯又比較恨債，寶玉還欠的多，又注定他許多磨折，始令成雙。又恐黛玉留戀富貴不能再入仙班，又令史真人同居指引。我這番作用，一則完我心願，二則付了菩薩慈悲，三則榮國府數應昌盛。而且黛玉這個人從前失意的時候不免憂鬱愁煩，激成了尖酸一路；到得意了，便覺得光明磊落，做出一個巾幗英雄。先生編這個補恨之書，也不可埋沒了。不要說我為了他十分策劃，就是菩薩也十分留情。怕得開棺時不能應准了時刻，還遣韋馱尊到榮國府送他回生，真是一件絕大因果。先生總要敘明。」雪芹一一記清，也拜謝了。

這曹雪芹就從離恨天進去，再從補恨天出來，夢醒後驚訝不已。因想起前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只因順了寶玉的意，多有失支脫節、粉飾挪移之處。而今要據事直陳，不妨先自揭清。

黛玉本有嗣兄良玉，襲人改嫁亦在賈政未歸之先，香菱小產病危依舊病痊無恙，喜鸞、喜鳳也並未結親，只跟了王夫人作女。

至一僧一道，道即張道士徒弟德虛，僧即妖僧志九。這德虛道士平日非為，被張道士革逐，遇著志九，傳授邪術。他兩人攝入生魂，幻入夢境，隱身盜物，迷人本性。

只因史太君信了神佛，寫了一家的年庚送張道士祈禱，就被德虛將黛玉、晴雯的年庚私下寫去了，又串通志九隱身盜玉。誑一萬銀子不能到手，便會了寶玉，哄印：「回去可以見得黛玉、晴雯同成仙佛正果。」

就伺寶玉出闌，暗灑迷藥，引他到僻靜寓所，將黛玉、晴雯的年庚針定在小木人上，就現出兩個人的形貌，如漢武帝望見李夫人一般。寶玉就相信十分，跟著他走，不期著了迷藥就說不出話來。

寶玉到了毗陵驛地方，適遇著賈政回京。望見父親旗號，便覺得本性忽然明瞭。一直奔上船頭，雖未落髮，卻是僧裝，恐上船來惹得賈政驚怪，便在船頭上叩頭。原是素日畏懼賈政，雖當急難之際，渾身異服不敢上前，只望賈政一見即來救他的意思。

這賈政在燈光雪影之中，忽見船頭一僧叩頭，急忙趕出一看，便認得是寶玉。正欲拉他進艙，忽有一僧一道跳上船頭，拉寶玉登岸便走。賈政一面跳上岸來，一面大叫，當有家人、長班及水手等四五十個人，聽見呼喚，一齊登岸追趕。這便是為官的勢力，尋常行旅哪有此等威武。

彼時賈政登岸，斷無一人獨去、眾人不從之理。又使僧道二人果有神仙之術，立便騰雲飛去，何從追趕，況且前書中說賈政追至毗陵驛後山前，僧、道、寶玉俱不見了。其實毗陵驛後並無一山，此皆前《紅樓夢》中依了寶玉，故作變幻之文。

且說賈政率同眾人追去，不上半里，就雪地之中將寶玉同僧道一齊捉住，即叫人馱了寶玉，捆了僧道，帶回舟中。賈政這一喜非同小可，當即立將寶玉衣裳換過，問他說話，寶玉仍不能言語。賈政知道他著了迷藥，一面令人扶他上炕將息，一面叫將尿糞穢物淋澆僧道二人。又宰犬一隻，將犬血淋了，再將僧道帶進艙中。二人蠻野異常，如何肯跪，苦被犬血穢物淋過不能隱身。賈政便喝令眾人按倒，各處四十大板。僧道叫苦連天，情願供認。

賈政喝令實供，始據實供出德虛道人如何出入府中，得知備細；屢次商通隱身偷玉，欲賣銀一萬兩不能到手；因又商同泄恨，假以講經度佛為名，與寶玉約定，就於出闌之日一同逃走；如何用迷藥，使他不能言語，騙出禁城；及到途中，寶玉受苦不過屢次欲逃回，卻被他用言禁嚇。說到此，便戇然住口。賈政喝道：「你既將寶玉拐出，究竟要拐到哪裡去？不用極刑如何肯招。」立命將和尚道士夾起。

二人受刑不過，情願供招，及至放了，依然不說。賈政只得喝令收緊，用木棍敲打腳塊。兩人只得說合，要拐到蘇州去，賣與班裡教戲。賈政還不信，喝令再來。兩人哭叫道：「實在真情，夾死更無別話了。」

賈政當將兩人放鬆，搜他隨身物件，巧巧的那塊通靈玉，即在和尚兜肚中檢將出來，依然帶著金黑線絡子。又在兩人身上搜出許多東西來，逐一指向，不能隱瞞。一個金紫色葫蘆，口貼玻璃，說是引誘人魂魄入去，幻出百般夢境。一個銅匣子收放迷藥。兩三本假度牒。又一個小小木匣，傾將出來，共有十幾個小木人。一本小冊，都是男的女的生魂。

賈政翻開一看，開明生魂姓名，下注年庚。看到後面，內有榮國府閨秀一名林黛玉，榮國府使女一名柳晴雯。賈政大驚，喝道：「你將這許多生魂攝來，罪該寸磔！」兩個叩頭道：「爺爺不妨，但將木人身上兩個小針輕輕拔下，各人即便回生。」賈政即將黛玉、晴雯的小針拔了，餘者也就一總拔去。

這黛玉、晴雯便即從當境神引導到賈氏宗祠，聚了魂魄，跟了老太太，送她各自回生，後文另表。且說賈政當下只將通靈寶玉收起來，其餘物件即請程日興師爺來，央及他備細將兩人口供敘出，再寫一付書貼，俟天明瞭送交地方官，從重辦理。程日興即便到自己船上，連夜與同事趕辦去了。

這裡賈政明知和尚為頭，道士為從，喝令和尚將寶玉迷藥解釋。和尚便請賈政將通靈寶玉仍舊與寶玉帶上，討半碗水，用指頭在水碗裡划了好些，口中不知念些什麼。念完了即遞給寶玉喝了。一會子，寶玉便能說起話來，便走到賈政跟前請了一個安，說道：「寶玉該死！」賈政便喝了一句：「你這玷辱祖宗不守規矩的奴才！」口裡雖喝著，心中卻老大不忍。你道為何，可憐寶玉生在錦繡叢中，又得了賈母、王夫人百般愛惜，常時有襲人等隨身服侍，焙茗等貼身護從。風兒稍大便說二爺避著些，腳步稍勁，便說二爺慢著走，正如錦屏圍芍藥，紗罩護芳蘭，何等嬌養。今被這賊道拐騙出來，一路上雨雪風霜，免不得挨饑受凍，那一幅黃瘦容顏也就大不比從前了。

賈政平日雖然待子弟甚嚴，見寶玉噙著兩眼淚，垂了手侍立於旁，未免心中疼惜，便喝令他：「睡下了，明早再問你。」賈政卻又不放心起來，叫他跟著自己同鋪歇息，便喝令眾人將僧道兩人嚴行看守，自己便帶了寶玉躡進房艙。這寶玉生平從未跟著父親睡臥，又自己有了極大過犯，心上七上八落，只怕賈政問他無言回答。哪知賈政解衣就枕，只歎了幾口氣，卻一聲兒不言語。寶玉

跟著睡下，心內暗喜，且挨過一宵再作道理。

哪知賈政與寶玉兩人心上各自有個思量，賈政想：「寶玉這個孽障，生下來便銜塊玉在口中，本稀奇古怪，從古未聞，自然性情怪僻；又遇了老太太、太太百般護短，不由我教管他。

放著孔孟之書不肯用心研究，從小兒只在姊妹中間調脂弄粉，學些詩詞。成親以後，不知著了什麼魔頭，小小年紀便看到內典諸書，妄想成佛作祖。說也可笑，這正是聰明兩字誤了他。具此天資不走正道，以至今日竟欲棄世離塵，幾喪匪徒之手，實實可恨。」不覺咬牙切齒的一番。

又想：「他不如此聰明，做一個尋常子弟，反無此等墮落。卻又虧他做一件像一件，便成人的也趕他不上。他在舉業上並未用過功夫，不比蘭兒自幼埋頭苦讀，怎麼著幾個月工夫一舉成名，便高高地中一個第七名舉人出來。這也實在稀罕。

同時勳戚子弟，千選萬揀，實無其人，怪不得北靖王一見面就刮目相待。只道他無下落的了，哪知他又自己走了回來，畢竟是賈氏家運未衰，此番帶回去嚴嚴管教，也沒有老太太護短，便有太太，見此光景也不能阻擋，或者成就起來，還有些出息。只是這番回去如何見人？只好說印在近京山寺中盤桓，支飾過去。」

又想：「他這瘋顛之病，據他母親說，實是因黛玉而起，莫不是逃出家也因黛玉？今據和尚所說黛玉尚可回生，倘此言果真，必定將黛玉配了他，方可杜他的妄想。」因又想起：「黛玉之母從小與我友愛，不幸故世，單留此女，雖有嗣子良玉，究非親生。我原該立定主意，將黛玉定為媳婦，何以出門時草草的聘定了寶釵。這總是太太姊妹情深姑嫂誼薄，故自己外甥女便要聘來，我的外甥女便要推出，抬出老太太作主，叫我不敢不依。其實黛玉為人又穩重又伶俐。初到府中人人稱贊，老太太珍愛她也同寶玉一般。後來總為瑛兒媳婦在老太太面前說短說長；又在太太面前說耳道黑，即使贊她，也是暗裡藏刀，形容她的尖利。後來太太也一路說多，老太太也不大疼了，我在中間豈不知道。

好好的榮寧兩府，被瑛兒媳婦弄得家破人亡。人命也來了，私通外官也來了。直到而今，還落下了一個重利盤剝小民的名號，祖宗聽見也要發豎起來。叫她過來管這幾年，弄到這個地步。畢竟是她妒忌黛玉，只恐做了寶玉媳婦，便奪他這個榮國府的帳房一席。故此暗施毒計，活活地將黛玉氣死，順便又迎合了太太，娶了這個寶釵過來，忠忠厚厚，不管閒事，她便地久天長霸住這府。到如今她何處去了？翹了尾巴，只留下了一個巧姐。」賈政想到此處，卻把恨寶玉的心腸恨在死過的王熙鳳身上，卻又巴巴地望黛玉回生起來。

寶玉卻想道：「我自出娘胎，錦衣玉食，天天在姊妹隊中過日。從前那等樂趣，雖未稍涉淫邪，然出世為人，哪一件事不稱心滿意。只因林妹妹亡過，方才懊惱，想到出家起來。我原想成了仙佛後，到天上去尋著林妹妹一同過日；又遇著這和尚到我府裡說得成佛法兒十分容易，只要避去紅塵，同他到大荒山中坐了十日，一回兒明心見性，即可肉身上天尋找林妹妹。哪知道這個妖僧自出場相遇，灑了迷藥，摘了通靈，萬苦千辛一直跟到此處。最苦是心頭明白不能語言，一路上服侍這兩個賊禿賊道，上路喝背衣包，下店喝開鋪，重便打，輕便罵，原來和尚徒弟這等難做。從前焙茗跟我也沒到此地位。我在路上見過幾處官司榜文，寫明走失第七名舉人賈寶玉，開明年貌，各處訪求。我苦不能言語，無從投首。可恨這賊禿賊道，拉我回來，百般苦楚，竟要賣我做戲子；幸虧這兩賊戒的是淫邪，生恐破法，不然還了得！如今這兩賊也被老爺處夠了，不知明早交到衙門還如何現報呢。最喜老爺將林妹妹、晴雯的針兒都拔了，或者真個的回生起來。我若今生今世再見了這兩個人兒，我還要成什麼佛，這不是活神仙了？只是想起離家之日對著太太、大嫂子、寶姐姐說起進場的話帶些禪機話頭，臨行還仰著天說：『走了，走了。』這回子又跟了老爺回去，可不臊呢！就算她們不牽線，被環兄弟、蘭兒說笑也就臊得了不得；況且出門去還有各世交、各親友，真正臊也臊死，不知老爺可能替我編謊遮蓋了些？」

又想起：「和尚這個葫蘆裡也有趣，我雖從他授過隱身法，只能得了他這個葫蘆，原來夢境也可變幻的。我從前許多幻夢，只怕也是他預先擺佈，怪道有許多境界，有許多冊子。我告訴人，人還不信。我如何弄他這個葫蘆來，自己也帶回去試他一試，也就有趣得很。」

忽又想起：「從前琪官一事被老爺打得半死，害得林妹妹傷心得了不得。如今做了逃走的事情，比琪官的事情更大，不知老爺發作起來怎麼好。這裡又沒有太太救護，不要性發起來活活的處死。趁路上更深夜靜，掠入河流，豈不是走到船中自送性命。」卻回想賈政神情，大有憐惜之意，或未忍下此毒手。想到此處，又懷起鬼胎來。總是寶玉小心兒性，經此一番風波，尚不肯一心歸正。

這篇文章雖則無關正經，卻有一番點悟。天下聰明弟子，再不要引他論道談禪，致為匪人所誘，沉迷不悟。只就賈氏府中前面一個賈敬，後面一個寶玉，便是榜樣。

幸寶玉走得回來，那賈敬便拋家離室渺渺冥冥地去了。每有士大夫功名成，遂養靜坐關，這班無賴小人假托秘方，千方引誘。或煉丹以取利，或以養原神煉大丹之說騙取資財，也有小小效驗蠱惑人心，弄到頭來終無成就。一五一十算來，他卻未曾空過，總得了手去。吃過虧的還不肯說，他反說自己魔頭，替他掩飾。

要知漢武帝便是古人中第一聰明天子，求了無數方士，千奇百怪要做神仙，到了後頭，自己真個悟了大道，說合七個字來，便是載在《史記》上的「天下豈有神仙哉」七字。如此說，難道一無神仙？要知神仙只憑功德，不靠打坐。作為人生在世，果能夠親親仁民愛物，不怕不做神仙，這是一定之理。

閒話少說，且說賈政、寶玉同床安睡，一夜不曾睡著。總之彼此皆出意外，快樂處多。況且寶玉新中了高魁，賈政這喜歡不小。不多時天就亮了，爺子兩人即便起身，程日興就過船來，將所辦口供書帖送賈政看了。賈政說很妥，只要諱避「寶玉」兩字。便將寶玉名字挖補，胡亂添改一個小廝名字。

只說這賊棍盜了府中玉物，用迷藥拐了小廝，途中盤獲供明，理合送地方官照惡棍例打死不必內結。並吩咐各人都替寶玉隱瞞，只說在山寺中避喧，不必說合實在情節，寶玉也便放心。賈政十分疼痛寶玉，一面吩咐將養他，又知他與曹雪芹筆墨至交，一面先寫信安慰家中，並請雪芹趕路下來，與他作伴。寶玉見此情景，倍加感愧。

不時間，程日興改妥送來，賈政便打轎上岸，將僧道面交地方官，逐一訴說。地方官見係元妃國戚，又是人證確鑿，隨即坐堂審明，將二賊一頓亂棍打死，妖物銷毀訖，然後送賈政回船。這賈寶玉方才安心適意跟賈政回京不題。

且說榮國府中自從走失寶玉，李嬭嬭哭了一場，就老病嗚呼了。王夫人、寶釵等傷得不成樣子，賈瑛又迎賈政前去，薛姨媽雖則從旁勸解，說到中間自己也就流淚。只有李紈，見蘭兒中了，心內歡喜，也因寶玉走失，在王夫人面前不敢露出喜歡的意思。又因近日家道艱難，各事掣肘，雖說將老太太靈柩送回，而老太太所留五百金為黛玉送樞之用亦暫挪移。以此黛玉之柩仍停瀟湘館內。

王夫人自將襲人嫁與蔣玉函後，日逐將各房中用不著丫頭逐名打發。只有五兒打發出去，仍舊的哭求他媽要進府中。王夫人欲冷其心，不使伏侍寶釵，反使她與惜春、紫鵑同居，一同燒香拜佛，正要她厭煩求去的意思。誰知這五兒跟著惜春、紫鵑十分投合，卻因出去數日感冒起來。初時尚輕，往後越重，誓死不肯出去。紫鵑苦苦的守著她，一息奄奄，竟有黛玉垂危的光景。

紫鵑正與惜春商議要回明王夫人，這夜紫鵑夢中忽見晴雯走進來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「紫鵑姐姐，我回來了，你林姑娘也在那裡等著你呢。」紫鵑明記得黛玉是死過的了，卻忘記晴雯也是死過去的，便說道：「晴雯妹妹，你不要哄我，我只不信。」

晴雯道：「我哄你呢，你不信，跟我去見你林姑娘。」這紫鵑趕忙走起來，跟著晴雯一徑到了瀟湘館，真見林黛玉嬌怯怯立在那裡。紫鵑未及開口，黛玉道：「紫鵑妹妹，我自己到了家還不能進去，我好苦。」便將手帕拭起眼淚來。

紫鵑一痛欲絕，正要說話，晴雯道：「林姑娘，我已替你找了紫鵑姐姐來，我要進我的屋子去了。」紫鵑回身拉住，卻被晴雯

推跌了一跤。醒來卻是一夢。不覺冷汗渾身，一盞孤燈半明半滅，聽更鼓已打四更。紫鵑傷感不已，立起身剔亮燈，走到五兒炕前，問她可要湯水，只見微微氣息。紫鵑送過黛玉，也不懼怕，便將燈攜近，喚老婆子將稀粥湯輕輕地灌下去。五兒竟一口氣喝了幾口，漸漸地咳了幾聲，到五更時說起話來，道：「這是哪裡？」

紫鵑道：「五兒妹妹，你糊塗了？這不是你的炕？我還坐在炕沿上呢。」

五兒搖頭道：「我不是五兒，是晴雯。」紫鵑大驚，想起夢景，難道是晴雯借軀重生不成？連這老婆子也慌了手腳，即便告之惜春。一屋子還有七八人一齊趕進來，圍到五兒炕前。

聽聽她的聲音口氣，宛然晴雯。本來面貌一毫無二，越看越像起來。

紫鵑便說：「大家不要驚慌，或是五兒病得糊塗了，或者著了邪也未可定的，就是晴雯借軀回生，也是有的。總等天明瞭，大家回太太去。只是方才一夢十分奇怪，難道真個晴雯轉生不成？」

惜春問：「是什麼夢？」紫鵑便將夢中的光景一一的說合來。惜春道：「這麼說，連你林姑娘也要活過來了？」紫鵑道：「正是呢。我這會子恨不得就到瀟湘館，把林姑娘扶起來。夢中明明白白，好不奇怪。」

紫鵑正說話間，炕上病人便說道：「有甚奇怪，我剛才同林姑娘回來，原是明明白白的。只是你們回了太太，要便太太重新攆我出去。但前頭攆我時恐我引誘二爺，如今二爺不在家，也不妨留我幾時，等二爺回來再攆。」惜春一聞此言，硬著膽過來，便當她真是晴雯，便道：「你敢則知道二爺下落？」

晴雯道：「我與林姑娘原同二爺一處走，如今林姑娘也回生了，二爺也就待回家了。」惜春、紫鵑各人俱有心事，一想寶玉一想黛玉，一聞此言不勝大喜，便知炕上的真是晴雯，便催她再喝了幾口粥湯，索性問她底裡。這晴雯命中注定重生，定了一更多神，神形已合。惜春又將人參嚼碎，攪入飲湯，又強她喝了些。

晴雯半眠半坐，靠著老婆子坐起來，將賈政途中遇見寶玉、審問僧道、拔針釋放之事逐一說將出來，還說道：「有個引路神，將我同林姑娘送到間壁宗祠跟著老太太過來的。現今林姑娘已在瀟湘館內，只等明日巳初一刻，立便回生。二爺在老爺船中，少不得一同回府。」這惜春、紫鵑聽了，顧不得真假，即便趕到王夫人房中，敲開房門進去。誰知王夫人床邊明燈猶燦。

原來老太太亡過後，王夫人依了老太太遺言，因喜鸞、喜鳳父母雙亡，即過房過來，看做親生一樣。只這兩個人陪著王夫人住在裡房。二人進來，王夫人正自擁衾獨坐，默然出神，兩個人便把晴雯之言逐一細說。王夫人不覺喜歡極了，說道：「這也實在奇怪，我在四更時，清清楚楚夢見老太太顛巍巍地走來，拍拍我說道：『好了，林丫頭重生了。明日巳初一刻，快快去開了棺救她。』我十分害怕，只怕老太太陰靈嗔怪我留下她五百金一宗送柩怠慢。」

我便說：『老太太不要多心。林姑娘送柩一事日夜在心，即當趕辦。』老太太就惱起來說道：『你不要糊塗，我與你說江經話，你反當戲言，豈有此理！不要說林丫頭與寶玉前生配定姻緣，便是榮寧兩府將來也要在林丫頭手中興旺起來。你記著，你若不信，還你一件信物。』說罷，便將手中壽星拐擲將過來。嚇得我一霎時驚醒了，床上確有老太太生前的壽星拐。你們看看是不是？」

那紫鵑先走上來一看，惜春便道：「這是老太太去世以後，老爺親手封好，裝在錦囊，橫在老太太內房壁櫥上，說是手澤所貽，不許擅動。若非老太太陰靈示信，如何出來。如此看來，林姑娘真個要重生呢？」

王夫人一頭說，一頭不知不覺就穿衣起來，挽挽頭髮說道：「快請寶二奶奶去，不管晴雯真活假活，且問她去。」便穿好了衣服，同惜春、紫鵑一直過來，連喜鸞姊妹也來了。寶釵自從寶玉走失了，每每晚間不寬衣解帶，一聞此信，即便同鶯兒趕來。

當下眾人俱走到晴雯炕邊。王夫人便在炕沿上坐下，拉著晴雯的手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只管說。」這晴雯便依先的說了一遍，王夫人也將夢景告訴她。

晴雯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明明白白我同林姑娘一路走，跟了老太太回來。老太太原要同了林姑娘到太太房中，林姑娘不肯，故此叫我送她到瀟湘館去。往後林姑娘使我找紫鵑姐姐，我就來找，不知老太太哪裡去了。」

王夫人、寶釵等聽了，俱各大喜，直如寶玉已經見面一樣。王夫人便將晴雯的手放了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真個這樣，你便是我的親生女兒。寶玉回來便留在他房中，回明老爺，叫你們一輩子過活。」

這晴雯生來氣性剛強，受不得一毫委屈，雖則死後重生，卻也性情不改，便說道：「多謝太太恩典，往後不攆就夠了！」眾人盡皆吐舌，紫鵑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誰到瀟湘館去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大家同去。」只有晴雯掙不起來，便留個老婆子、小丫頭伴了她，餘者盡去。這時候傳開了，免不得五兒之母進來傷痛一場。難得晴雯肯認為母，後文不表。

當時王夫人等俱進瀟湘館內，一路竹影苔痕，十分幽靜，開進窗多，倒也明潔無塵。向知紫鵑時來灑掃，眾人歎息。不一時，薛姨媽、李紈也來了，香菱也急急地趕了來。

還是李紈有見識，先將鐘錶定起時辰，隨命將一付潔淨齊整的被褥向黛玉床上鋪設起來，裝起寶爐，細細地焚起養神香及屍木錦紋香。一壁廂供起香燭，往樓上取下南極長生大帝、救苦觀世音、壽星神像三軸，供將起來，再叫柳嫂子搬進小樹房，應用傢伙什物安放側廂後院。眾人靜悄悄的不許驚惶。

不一時到了時辰，便叫林之孝、周瑞及走得起的家人進屋裡來，先將門窗關了，吩咐起蓋。這林之孝終是個老總管，便上前擋住道：「這事雖沒有外人知道，但只拿不住准信。萬一不准，未免招犯兇煞。況且林姑娘過去久了，哪裡能夠完好如生。」

紫鵑便道：「若說身體，定然不壞。從前姑娘在揚州帶來一條練容的金魚，養在水盂，定了性也會游，臨過去時候給她含在口內的。」

李紈道：「真個的，我也一同瞧著，給她含在口內的。」這王夫人聽了越發相信，哪裡還肯聽他。便叫林之孝下去，周瑞上來。

林之孝終是個有擔當的人，看見關係很大，哪裡肯依，顧不得王夫人，就橫身上來攔住周瑞。王夫人便喝：「又出去！」也並沒有人當真地又著他，忽然像有個人推倒他似的，真栽出去，栽得發昏。林之孝家的就著人扶他回去了。這屋裡忽然一道紅光，就這紅光裡面閃出一尊神人，恍恍惚惚地將黛玉的棺木拂了一拂，棺蓋就落下來，神人就不見了，紅光也散了。眾人便趕上前去圍著瞧。先揭開蓋盒，隨揭隨化，連衣被通是那樣。卻喜的黛玉顏色如生，兩頰起了些紅暈兒。

紫鵑急急的將手去試著，週身俱帶溫和，更喜鼻息間微有生氣流動，便悄悄的叫男人出去，亦不許傳出聲兒。李紈、寶釵將兩床軟被過來裹著黛玉，輕輕悄悄抬到裡邊床上臥下，慢慢地將參米湯灌下，也便吃了些。

王夫人只悄悄的叫輕些兒，一面吩咐快將棺木抬出去施捨。恰有個後巷周姥姥為了她利市，就喜喜歡歡領去做了壽木。又悄悄各處打掃得十分潔淨。再叫喜鸞、喜鳳同了平兒、琥珀將黛玉的衣箱什物以及陳設各件，都靜悄悄的分著閣上閣下、裡間年間，問明了紫鵑照舊安放這裡。

李紈等只守著黛玉，直到未初一刻，漸漸地透過氣來，將金魚兒吐出。紫鵑連忙用線穿好，綴緊在黛玉的耳墜子上。黛玉倦眼微舒，星眸半露，仍復合眼睡去。薛姨媽便出個主意，告訴王夫人，快請光明殿羅真人，選擇有名氣並道行高的十六位法師到榮禧堂打醮，各處庵觀寺廟分頭騎馬去寫明香牌，焚香化紙。

王太醫也慌忙請來細看，說：「定是回得過來的人，不必服藥，只須靜養即可復元。」眾人便不分晝夜，時往時來。直到了一周，時到第三日巳牌時分，黛玉方歎了一口氣，舒開眼來，便怯怯地道：「我的紫鵑妹妹呢？」

紫鵑連忙上前道：「紫鵑在這裡。」紫鵑直樂得心花四開起來。

黛玉瞅了一眼，又怯怯地道：「晴雯呢？」

紫鵑道：「好了，將就也起來了。」王夫人上前叫一聲甥女，黛玉便一聲兒不言語。

李紈上前去，黛玉便說道：「好大嫂子。」寶釵上前叫一聲林妹妹，黛玉也叫一聲寶姐姐。只有薛姨媽老人家恐怕煩她神思，拉住香菱並喜鸞姐妹，只遠遠地站著。再過半日，黛玉也就能一口氣喝半杯極稀的人參粥湯。眾人漸漸地放心，再將瀟湘館內細細地灑掃一番。

這紫鵑真如孝子一般，同床共歇，無明無夜，衣不解帶。再過幾日，晴雯也能起來了，搬至瀟湘館侍候黛玉。可怪林黛玉性情夸怪，自回生之後不喜別人，只有紫鵑、晴雯是她心愛，隨便舉動總要這兩人，其餘只有李紈到來也愛見面。便是寶釵母女也覺得生分了。聽見人來，先叫紫鵑下了帳鉤，面朝裡睡。

王夫人待她倒像見了賈母一般，倒反沒臉。王夫人卻不敢怠慢，一則想起從前自己許多不是，竟是活活害她一般；二則知道賈政的手足情深，林姑太太只遺一女，幸喜回生過來了，稍有怠慢，恐賈政回家不依；三則老太太示夢已驗，分明與寶玉有緣，而且兩府規模俱要在她手中興旺；四則寶玉果真回來要與黛玉見面，若將黛玉輕忽，寶玉仍要瘋顛。為此不知不覺時刻來窺探，倒比伺候賈母加倍小心。無奈黛玉不瞅不睬，王夫人只得忍氣吞聲。

一日王夫人正在黛玉房中，忽聽見焙茗一片喧笑之聲，直撞進來。王夫人便喝道：「小奴才，鬧什麼？」焙茗便帶著笑打一千，叩喜說道：「恭喜太太，寶二爺同老爺回來了。」王夫人便笑得說不出來，急問道：「在哪裡？」焙茗便將賈政家信呈上。

王夫人看了信說道：「好得很，老爺在路上還沒有遇著璉二爺？」焙茗道：「老爺也喜歡得了不得，還請曹老爺迎上去。曹老爺已將動身，敢則數日內也就到了。」

王夫人再將家信高聲念起來，要黛玉聽見的意思。那信中之言卻與晴雯之言一樣。誰知黛玉卻一毫不在心上，直等到王夫人去後，悄悄告訴紫鵑、晴雯說：「往後我耳朵裡不許人提那兩個字。」兩人俱各會意了。

王夫人一出去，兩府大小俱已盡知，連外邊門客俱來賀喜，合家喜歡。薛姨媽母女二人自不必說。不一日，焙茗又報進來說：「老爺同寶二爺回來了，門上已套車接去了。」王夫人大喜。要知寶玉進門，見王夫人等臊也不臊，如何與黛玉面見，及黛玉理他不理他之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